

再見！我的遊樂場

6B 廖詠妍

我的遊樂場，只為我一個人而建造，集結了強而有力的臂彎，寬闊穩重的肩膊，結實發達的小腿、無人能及的腰力、以及趣味萬分的聲效。他曾為我開設專屬遊樂場，我亦曾在這裡獲取無盡的快樂。可惜，如今「曾經」不在。

幼年時，我期盼著晚上歸家的父親。我不喜歡到附近的公園裏玩耍，因為要排隊等候，還要和陌生人一起玩，難以令我雀躍。黑夜降臨，每當父親卸下身上龐大的黑色外套，鬆脫頸上的領帶，便是遊樂場開啓的時候。他厚大的手心捉緊我的一雙小手，我猶如長臂猿一樣凌空懸掛在爸爸的腳前，他總會說：「抓緊沒有？準備出發！」然後讓我如盪鞦韆般在他兩條「支架」前後擺動，不足一米的我玩著這衝擊力高的設施，一下子便成癮。接下來，在母親準備晚餐時，他又會用粗壯的手腕力托着我的胳膊，然後忽然升高、突然下降。幼小的我淺嘗「跳樓機」的感覺，只知道離心力的衝擊令心臟激烈跳動，十分有趣而已。過後他又會一手把我抱起，我整個細小的身軀橫躺在他的雙手之上，原來是「海盜船」的設施。他紮穩馬步，一個勁地把我的身軀前衝後倒，嘴裡發出「咻——咻——」的模仿船行聲，我樂得哈哈地笑。偶然空閒時，他亦會讓我騎膊馬，我的雙腳放在他寬闊的雙肩上，小手捉緊他黑漆的秀髮。有時候他會刻意放開雙手，奔跑幾步，說要像飛機般飛翔，我樂得哈哈大笑。當我鬆開雙手時，總發現幾條斷了根的黑髮在手心。

我在屬於自己的遊樂場玩了許多年，身高由他的大腿，漸漸達到他的腰，但我仍不到公共遊樂場，厭棄它的乏味與擠擁。晚上父親回來，習慣先玩鞦韆，他捉緊我的雙手，笑嘻嘻地指著我說：「又長高了」。幸好我還能把雙膝屈曲，盪鞦韆的樂趣依舊，但衝力卻比從前減少。玩「跳樓機」時，我看見父親臉上

多了斑點。他告訴我，這些都是「老人斑」。我玩著海盜船，父親的脖子上多了幾條長長的青筋，少了模仿的聲效，多了喘氣的聲音。遊樂場營業的時間，變得愈來愈短，不知是否錯覺，遊樂場的燈光，也愈來愈暗。偶然騎膊馬時，我的手心殘留一條白髮……

當我長高至父親的肩膊，自豪地展示給別人看時，那個屬於我的遊樂場，終於關燈了。父親依舊捉緊我的雙手，但我們知道，無論我的膝怎樣屈曲，那狹窄的通道還是容不下一點三米以上的人通過。他捉緊我的雙手，代表問候，而鞦韆這個設施，就靜悄悄地遷拆。有時候他還是會跟我玩「跳樓機」，但看見他青筋滿佈，吃力提起我的樣子，我便會藉其他理由避開，或許他有點力不從心，或許這些機件已經損耗，或許他已經老了。從他的背後一看，不用抬頭，便看到一頭黑白雙配的髮絲，逐漸彎曲的背脊，還有慢慢變大的肚皮。這一切都證明他建給我的遊樂場，機件已破壞，無法維修，亦無法再添新設施。那大門正式閉上。我再也進不了曾經暢快遊玩的遊樂場，我嫌他殘舊、古老、不夠新潮。不知何時，我走到主題遊樂場玩耍。究竟是他離我而去，抑或是青春期的我離他而去？

再見，我的遊樂場。